

场，上了飞机。飞到王爷庙，住了一宿，又飞到一处蒙古机场，然后又乘飞机到了赤塔，再换乘汽车，到了莫洛阔夫疗养院。在此住了一段时间，又乘火车到了伯力的收容所。这里气候和风景却很好。在这里，苏联内务局常找俘虏谈话，找张景惠问大东亚开会的情况和他的讲话，并追问吕荣寰关于1929年中俄战事，还详细询问他任中东铁路督办兼理事长时，逮捕苏联在中东铁路的职员和驱逐中东铁路正局长叶穆沙诺夫出境等事。使他难以应对，无法辩解，又无法推脱，每次回来都垂头丧气，愁眉苦脸，常找我为之划策。后来他就病了，送到苏联医院，医治无效而亡，死时才56岁。

伪满汉奸韩云阶

关志祥 尹承俊

“九·一八”后韩云阶曾伙同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劝降马占山，伪满建国后，历任伪黑龙江省实业厅长、省长、伪国务院经济部大臣、电业株式会社总裁等职，还极力梦想成为第三任“总理大臣”，是东北沦陷时期，深得日本侵略者信任和赏识的一个“显赫”人物。

经济上的暴发户

韩云阶原名乐升，号毅庵，1892年生于辽宁金州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丧父，母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1913年毕业于金州公学堂——南金书院。因其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所以由南金书院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名古屋中等工业学

校染织科，1916年毕业回国。当时，金州隶属日本殖民统治下关东州的一个区，韩云阶见于此地无发迹的希望，故托人推荐到山城镇裕华电器和东亚实业公司当上了经理。后又相继出任亚细亚制粉公司总办、亚洲兴亚面粉公司监理、东华金库金融社长等职。这些公司均与日本人往来频繁，韩精通日语，善于应付，善于钻营，深得日本人的赏识。以后又在哈尔滨开致中粮栈，当上了哈尔滨交易所、哈尔滨信托公司理事、黑龙江省克山义祥制粉厂的经理。

韩云阶在经营实业方面很有计谋，并善用巧取豪夺手段，因而到伪满后期已积下万贯家产，一跃而成了经济上的暴发户。在伪新京有价值30万元伪币的房产，在金州有价值60万元伪币的房产，在大连黑石礁还有一处别墅，约值20万元。此外，在金县九里庄和石板沟各有果园一处，价值共约10万元，还有耕地50垧，价值5万元，手头还有现金10—20万元，总共约有150万元的财产。

勾结日特囤剿马占山

“九·一八”前，韩云阶在哈尔滨结交满铁会社出资的成发东粮栈主人宗像金吾，“由宗像贷款10万元，韩任经理在黑龙江省克山创设义祥制粉厂，实际是为满铁会社经营，替日本人吸吮东北人民血汗，这是他与日本人正式发生关系的开始”，该企业直到日本投降尚存在。由于和宗像的关系，而与满铁会社日本人厮混得火热，例如和日侨在东北组成的反动团体满洲青年联盟的骨干，满铁会社卫生课长金井章次、总务部长中西敏宪一见如故。“九·一八”事变时由于此二人的介绍，韩云阶与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拉上了关系，相互勾结，不久受命于关东军，同哈尔滨监狱长单作善（该人是张作相的外甥）一同

前往天津拉拢张作相投靠日本，但被张作相所拒绝。同年冬，他又由哈尔滨一商人常范五引荐，结识安达站一买卖执事人高某，这个买卖是马占山开的，韩阴谋通过高某接近马占山，然后又陪同板垣征四郎去海伦见马占山，劝其与日本人合作，到奉天与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开所谓东北政务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国，此举获得日本人赞赏。他为日本人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其中突出的一项，马占山降后到齐齐哈尔，当了伪黑龙江省主席，韩云阶因为对日本人有功，当了伪实业厅长。从此，韩云阶与日本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密切勾结，伪黑龙江省一切军政，统由林义秀指挥，而林是通过韩云阶操纵马占山执行的。据伪文教部大臣卢元善供称，他“1932年1月到黑龙江省当秘书时，经常看见林义秀到省公署与韩秘密谈话，不许外人进屋。”

1932年3月8日，韩云阶随同马占山来到“新京”参加溥仪的“执政就任式”，同时发表马兼任伪军政部总长。12日，韩云阶与马占山一同返回黑龙江。4月，马占山密往黑河，重举抗日大旗。林义秀深为恐慌，便与韩云阶密谋应对之策，韩献上了釜底抽薪之计，即策划马占山的旅长程志远，充当伪黑龙江警备司令官兼省长，以取代马占山。同年5、6月间，马占山率抗日军到达海伦，林义秀又与韩云阶策划，使程志远派张文铸为第一支队长（相当于旅长）协同松木指挥的日军14师团，阻击马占山，使马占山所部在海伦安古镇受挫。8月，韩云阶与林义秀策划，把程志远推为伪参议府参议，他自己担任了伪黑龙江省长，同时让张文铸担任了由他操纵的伪黑龙江警备司令官。卢元善曾回忆说：“这时他把我由军政部召到黑龙江省当实业厅长”。10月，林义秀与韩云阶策划，让张文铸派他的旅长冯广友，协助松木的部下中山支队，击退李海青于昂昂溪，围攻于前官地，在水泡子里淹死李海青部下抗日军多人，并俘虏70余人，被

俘的战士都被冯广友用机关枪射杀。这年冬天，林义秀与韩云阶策划让张文铸派其旅长冯广友，把伪兵的帽箍换成日军的帽箍，伪装成日本兵，帮助松木的部下平松旅团长，攻击驻在扎兰屯的张殿九、马占山，及驻海拉尔的苏炳文，将三人及所率部队逼入苏联。剿杀了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

主子撑腰沉伏又崛起

1932年冬，伪满将鸦片归为“国家”专卖，在齐齐哈尔设立了黑龙江省专卖署。当时的专卖署副署长为日本人藤井，把鸦片零卖所（民称烟馆）零卖人的指定权，交给伪省长韩云阶。韩则把省内零卖人的许可证交给各县长代他配售，县长每售一张许可证，要交给他7000元伪币，全省50个县，平均一县两张许可证，共售100张，他得到70万元伪币。

1933年1月为“振兴”黑龙江省，以加强北部边防，伪中央拨给黑龙江省春耕贷款1000万元，韩云阶以建立商业银行名义，从中贪污60万元。此事被当时的齐齐哈尔市长金宪立告到伪监察院，监察院派监察官品川主计、宪真等进行调查，情况属实。加上从鸦片零卖许可证的配售中进行敲诈一事，于同年3月被免去省长职务，但他并未就此罢休。

1935年夏，与韩云阶有关系的板垣征四郎，升任了关东军副参谋长，韩云阶立即感到他的宦海生涯又有了新的转机。板垣认为韩云阶虽小有过失，但对日伪的忠心难得，便又安排韩云阶接替金璧东充任伪新京特别市长。1937年夏，石原莞尔升任了关东军副参谋长，韩又利用原来与石原的关系，阿谀奉承，频表忠心，又跻身于伪大臣的行列，充任伪经济部大臣。关于他当经济部大臣，还有另一种说法：当日皇御弟秩父宫来满访问时，在伪国都建设局楼上瞭望“首都”建设时，伪新京特别

市长的韩云阶，以滚瓜烂熟的日语介绍，秩父宫感到奇异，在临行前对关东军司令官有过特别关照，说这样的人才一定不可埋没，由此时来运转，升任了经济部大臣。

“七·七”事变后，韩云阶受命于关东军，前往天津、北平方面，通过冯惟德拉拢宋哲元和韩复榘投靠日本。冯曾当过哈尔滨特区土地处长，韩云阶当伪黑龙江省长时，曾任他为黑河市长。韩自信凭他悬河似的谈吐，完全可以完成这一惊人之举，然而在平津两地活动几个月，却悄然溜回。

1937年秋，伪总务长官星野直树、企划处长松田令辅、主计处长古海忠之等，一起制订了经济统制政策，韩云阶做为伪经济部大臣，为执行这个政策，极其卖力。他以1937年7月25日这天的物价为标准价格，不准更动，由经济部通令全伪满，名为“七·二五”令。随之又设立重工业株式会社，统制钢铁。设立伪满炭矿会社，统制燃料。设立大豆、粮谷、谷粉等会社，统制粮谷。又设立生活必须用品会社，统制消费。实行经济统制政策，是为日本侵略战争筹集物资。这项政策使东北人民遭受饥饿和贫困的痛苦。

1938年7月，在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举荐下，组成了以伪经济部大臣韩云阶为团长的16人访欧使节团。副团长是满洲映画会社理事长甘粕正彦、大连税关长福田显四郎，团员有企划处长松田令辅、外务局参事官森丰、兴农部参事官风早义雄，以及王秉璋、宋清涛、王庆璋、韦焕章等人。这次“出访的目的，一方面是取法于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经济统治的办法，回到伪满推行。一方面向这两国宣传日本‘为满洲人民’开发了许多巨大的产业，其威力是不可低估的，希望在经济上加强合作，以进一步巩固相互的团结”。这次访欧之行，韩云阶是出尽了风头。9月8日，他拜会了意大利的法西斯头子墨

索里尼（首相）。9月26日又在德国柏林晋谒法西斯首魁希特勒（总统），对他们大作一番摇尾乞怜的吹捧。

1940年夏，韩窃闻粮谷的公定价格将上涨，便伙同亲属囤积粮谷，由他以经济部大臣名义，签发许可，私运出境，向华北贩卖，大发横财。不久这件事被查出，又罢免了经济部大臣的职务。对这次的免职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不提气的韩云阶，偏偏在访欧期间，有一次撇开了日本人，自己单独与外国人会见会谈，这样不但表示他有投降外国的危险，同时也是“目中无（日本）人了”，听说就因为这个原因，回国之后被免去了官职。可是待遇毫没减少。

韩云阶颇有政治手段，他野心勃勃地向各方面伸出了触角，等待着再起的时机，于是在1943年秋，又写信巴结板垣，得到支持，重新当上伪满电业会社总裁。1945年春日本财阀藤原银次郎来满调查工厂生产，韩对他说：“各工厂仍有余力，还没充分发挥。”同年夏，武部六藏派韩为临时特派工厂视察使，以加强工人管制为目的，制订新的政策。他接了这个任务后，对南满各省及阜新煤矿、大栗子矿等进行了视察。正当他在锦州视察时，他所为之效力地伪满政权，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而垮台。

迫不急待梦想当“总理”

伪满后期韩云阶的活动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他是个政治野心家，所以决不以“总裁”养老为满足，相反，他没有一日不在活动，朝思暮想的目标就是要当下一任的伪国务总理。说来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权术，不但拢络了许许多多的中坚骨干分子，同时也把许多在当时有一定势力的日本人抓住了。据徐克诚回忆：“在伪满末期，只要人们一想到张景惠，迟早是要下台的时

候，马上就会联想到韩云阶身上。因为好久以前，就有许多日本人高级官员在评论韩云阶是个理想的下一任总理。”

尽管如此，韩想实现其夙愿亦并非易事，他的政敌就是大汉奸臧式毅，臧在伪国的高层次人群中是属于“德高望重”一类的人物。因此，一些人认为“如果日本人在更换总理之际，能垂听前任之意见，那么我保证张景惠一定会荐举臧式毅，而不推荐韩。”这是事情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果张景惠死在任上，或因某种原因，对于下一任总理人选，不需要征求前任人意见的话，那韩就是稳打稳拿了。老而不死的张景惠，一直继续当到光复，因而韩云阶的总理梦才始终未得实现。

韩云阶出于政治欲望，在活动上与臧式毅明争暗斗，争夺总理席位。为此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政治圈子，而这不只是一种政治空气，也是一种实际力量。想当总理起码得有一批人为他“跑龙套”。他对这方面颇下功夫，他属于“后起之秀”类型的汉奸，所以这样说，就因为他不同于建国当时那帮“元勋”，元勋们虽都是忠实的侂从，但这些比较老朽的巨奸，都是些老古董，很守旧，既或不是“三朝元老”，也多是“九·一八”当时抓住衣襟上来的“官僚”、“土匪”，在初期因政治作用，采用他们充当木偶、傀儡，但越来越使人感到他们都是废物，使唤起来总是别手别脚的，总不如“后起之秀”新养成的青年派使用起来顺手。韩云阶既能用日语对话，又年轻活泼，比起暮气沉沉的臧式毅，性格上不但明朝豁达，仪表上也是满分，在日本人眼中就是比臧占优势。

韩云阶早就感觉到这一点，因而他的活动，就走了日本人所喜欢的路线，对元老不亲不疏，对青年中坚骨干大量往自己周围拉拢。星期假日，或逢年过节，他的家里总是高朋满座，彼此见面，谁也不说求谁，因为都是些伪满的“红人”，韩也不表

示说“如果当上总理怎么怎么”。谁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和看法。韩这个政治圈子，表面上看是一种气氛，但聚集起来的人，则不限于宗派或同乡。固然当时金州派在伪国很占上风，但这些人好多都不是以同乡关系而集结，是“物以类聚”而凑到一起的。韩是自认聪明的人，因此他对周围的人或部下，都是特别注重才干的，这样一来，虽属同乡，因他的个性所限，非人才的，自然就淘汰了。事实上有大多数不是金州帮而是辽阳帮的人，也经常都是他的坐上客。这就说明他的私生活的政治意味了。

总括来看，韩云阶在日本武装占领东北的14年中，积极与日本勾结，围剿抗日军队，又仰仗日本关东军力量，在宦海中几起几伏，政治野心极大，梦想当伪总理，是个罪恶累累的大汉奸。伪满垮台后，韩云阶回原籍金州，假称病死埋葬，以金蝉脱壳之计出走台湾，又由台湾去了日本，在岸信介等人的帮助下，苦度残年，直至命丧黄泉。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文集》，1991年。）

我做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帮凶

于静远

1923年我从瑞士炮兵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因为我父于冲汉的关系照应，1924年3月我到哈尔滨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做少校参谋长，1928年升为中校参谋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该任上。9月下旬，张作相从天津来电，令我去天津述职，我考虑他一定是要了解“九·一八”事变后的